排行榜 经济日报·开卷

（2014年3月经管类图书）

排名	书名	作者
1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	习近平
2	货币战争(3)-山雨欲来	宋鸿兵
3	大数据时代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
4	带队伍:不会带团队你就只能干到死!	赵伟
5	海底捞你学不会	黄铁鹰
6	微信,这么玩才赚钱	王晨,苏宛
7	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	杰里米·里夫金
8	大数据	涂子沛
9	动荡的世界:风险、人性与未来的前景	艾伦·格林斯潘
10	反脆弱:从无序和不稳定中获利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注:排行榜数据来自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当企业家遇到将军

□ 陈果静

在久经沙场的将军眼里，怎样才能成为优秀的企业家？在《张文台文丛》企业管理卷里，这位将军告诉了我们他的答案

柳传志、任正非、王石、任志强……这一串熟悉的名字背后有着人们并不熟悉的共同点——这些商界大佬们都曾有过一段军旅生涯。柳传志更直言，是军营塑造了他，领导企业跟带兵打仗有很多共同点。

那么，在久经沙场的将军眼里，怎样才能成为优秀的企业家？在《张文台文丛》企业管理卷里，这位将军告诉了我们他的答案。

通过与很多企业家的接触和大量的阅读，张文台总结出一个规律——成功的企业家都要经历这样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创业家，俗话说，睡地板才能当老板，这个阶段企业家忙于原始积累，凡事都是亲力亲为，埋头苦干；第二个阶段是管理家，有了一个企业之后，光靠自己管就不行了，他要靠一批精兵强将来管，企业才能顺利发展，自己也才能从繁忙的事务中解放出来，思考企业下一步发展的重大问题；第三个阶段是社会家，经过不断地发展壮大，企业赚了很多的钱，这时候就要回报社会，回报合作伙伴，回报员工和群众；第四个阶段是政治家，这也是企业家的最高境界，这时候的企业家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在张文台看来，只有走到第四个阶段的，才算是成功的企业家。

一些成功的企业家的确是在这么做。柳传志在一本书里写道：企业大到了一定的程度，企业家就必须除了关心自己的业务，关心自己的员工以外，还应关心政治、关心经济、关心社会，除了关心中国的，还要关心国际的……

作为一个企业的核心，企业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才。张文台说，企业的“企”字，上面是个“人”，下面是个“止”，也就是说人在企业在，人走企业止。

在他眼里，企业能不能招贤纳士，取决于企业家的眼光、气魄和企业文化。企业家的眼光简单地说就是“知人善任”，古语云，骏马能历险，耕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从企业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就是要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而像和珅那样的“奴才”是入不得将军法眼的。他认为，用人也得有气魄，宁可重用有缺点的“干才”，也不可重用无缺点的“庸才”，更加不能重用只会溜须拍马的“奴才”。

最后，将军把人才战略的“法宝”归结为企业文化的营造。他认为，企业要有拴心留人的良好环境，要有自己奋斗的目标激励人，用优良的企业文化凝聚人，用企业品牌吸引人，用实践磨炼培养人；企业家还要懂得打“温情牌”，用感情留人，也就是对人才必须在工作上支持他们，在生活上关怀他们，在人格上尊重他们，在心理上满足他们，使之心情舒畅地为单位工作。

当然，一位有着50年军旅生涯的将军要告诉你的并不止于此，更多的“秘方”还要读者自己去书中寻找。

品质阅读，名家这么看

□ 赵凤兰

2014年的这个世界读书日比往年喧嚣许多。无论是为阅读立法、减免实体书店增值税、在全国12个省份设立实体书店扶持试点等行政举措；还是三联书店“24小时不打烊”所引发的舆论热潮；抑或对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马尔克斯离世的缅怀追忆，都为今年的读书日迎来了更多的话题和关注度。与往年书店生存危机、国民阅读率走低的颓势相比，近几年全民阅读渐有回暖之意。

但阅读次数的多寡、阅读率的大小，并不等同于阅读品质的优劣。提倡全民阅读，或许应当把更多的注意力投注在提升阅读品质方面，让更多的人认识并了解阅读的真正意义——

择书的智慧

读书不能太随性，还是要有目标、有想法地去读

乘着今年世界读书日的东风，记者专程采访了一些以读书为己任的学者和文化大咖们，想听听他们的读书、择书智慧以及对高品质阅读的理解。

“今天不是‘无书可读’，而是面临信息膨胀所带来的‘选择恐惧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学批评家张柠认为，有很多书只能说它无毒，不能保证它有营养，所以读经典是个稳妥的选择，这些经典穿透时空的阻隔和地域的界限，在每个时代、每个地点都产生相似的共鸣效果。“读者要有自己的阅读目标，围绕某些主题进行有价值的阅读。”

把所有“私房钱”均用于买书这一件事的文艺评论家解玺璋有着近似的想法，“对于有职业需求的人来说，读书不能太随性，还是要有目标、有想法地去读。”解玺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常常定期围绕一个主题去阅读，比如我当记者跑戏剧、影视口时，就把所有中外戏剧和影视的书都买来阅读；我写《梁启超传》时，就把所有有关梁启超的书进行通读，以此积累形成合力。”他认为要读好书首先要选择信得过的作者，比如专业书就选相关专业里最权威和有说服力的作者，文史类书籍选陈寅恪等大家的著作；其次要选严肃认真的优质出版社，比如古文类书就选中华书局等。

“提高人均阅读量的绝对数，并不意味着提高全民阅读质量。”三联书店总编辑、出版人李昕面对记者的提问如是回答，“对读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读什么？我认为读者需要阅读两类书：一类是能够提升思想修养、认识水平，富有人文精神和思想智慧的书籍；另一类是陶冶性情、愉悦精神的文艺类书籍。要多读古今中外名家大师经典之作及当下广受好评的书籍，它们有助于读者对现实、对人生进行深入思考。”

确如李昕所说，只有阅读富于思想智慧、陶冶性情品德的书籍，才能提高国民文化素质，达到全民阅读的真正目的。

思想的发动机

只有带着感情去阅读，真诚地把个人的感受和生命体验倾注进去，才能抵达文学作品的核心

有些普通流行读物虽然也能增长知识，但通常不能砥砺思想，生发智慧，更谈不上给人带来深刻而持久的心灵滋养和安慰。只有有精神内涵、入眼入心、形神兼备、读思融合的阅读才可以形成一个人的精神构架和思想体系。

谈到高品质书对人思想和灵魂的塑造，这些专家和文化学者们也都有各自丰富的内心体验。北大中文系教授、评论家陈晓明告诉记者，“我们这代人可能都是在商务印书馆的那套汉译学术名著打下的学术底子，上世纪8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开始陆续出版汉译学术名著，给那个时期的学子们的知识底蕴提供了及时的资源，尤其是康德、黑格尔构成了我们最初的学术根基。如果要说到我个人的阅读，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书，之后我的阅读进入到更加专业的层面，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几乎把我的思想俘虏了。”

“我觉得用心读书比用脑子读书更重要。”作为艺术家、学者的陈丹青之所以热衷于读好书，是因为每次读书他都发现自己知道的太少，通过读书他领悟到做人不要自以为是，要自以为非。“我看的第一本书是英国的《流浪儿》，《牛虻》这本书当年是偷来看的，托尔斯泰、普希金、狄更斯、哈代、巴尔扎克等欧美作品和前苏联小说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很多好书讲出的道理我都觉得很透气，心想这些道理我怎么就讲不出来呢？有时也想象着这些作品或段落换成我写会是什么模样。”

对此，张柠深以为是，书本内外有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书外的世界是大家所熟知的世俗世界；书里的世界是一个陌生的空间，它有自己的一套历史悠长的静止的逻辑。急功近利地读书，带着这个世界朝九晚五的逻辑是进不了书中的世界的。书带给人的是一种思维的建立、心灵的成长和审美的陶冶，它作用于人心，潜移默化，只有带着感情去阅读，真诚地把个人的感受和生命体验倾注进去，才能抵达文学作品的核心。“阅读绝对是思想的发动机。”

“微时代”下的阅读

“微时代的阅读”本质上并不是一种“阅读”，而是一种“观看”，甚至就是一种“猎奇”

阅读是一件需要全身心投入从文字中去解读思想的费力过程，由于缺乏足够的时间和耐性，网络时代的许多年轻人更偏向于选择快餐文化和碎片化浅阅读。据调查，我国数字化阅读群体在逐步上升，其中中青年群体是数字化阅读的主力，超九成的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者表示阅读电子书后就不再购买其纸质版，这一数据连续四年持续增长，反映出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物的冲击作用不断加强。

对于“微时代”下网络浅阅读对传统纸质阅读造成冲击这一现象，学者朱大可说：“深阅读和浅阅读的选择，取决于每个人的生活目标及其经验。我个人在浅阅读方面无法获得快感，如果需要放松，我宁可在IPAD上看欧美大片。我的肤浅的快感来自图像文本而非文字。但一般而言，深浅阅读应该作适当搭配。”

“浅阅读是需要，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保证阅读的品质还有赖于深阅读。”在李昕看来，长此被动接受浅阅读的人，阅读复杂文本的能力会随之降低。而深阅读是伴随思考的阅读，能训练一个人的分析力、概括力、判断力、联想力，使人的思维能与精神成长相伴随，人的各种能力进而得到全面提升。

而在张柠看来，“微时代”阅读所特有的“撕裂性”直接影响着阅读的品质。今天的媒介能够将我们试图通过传统“阅读”行为而获得的信息和思想，迅速转化为五花八门的文字图像、声音系统和动作影像，并且在我们眼皮底下不停地晃动。当我们介入这样一种阅读过程的时候，大脑一直在提醒我们的理性：要注意阅读中的思想和精神信息，但图像却一直在引诱我们的潜意识。“微时代的阅读”本质上并不是一种“阅读”，而是一种“观看”，甚至就是一种“猎奇”。长此以往，思想的发动机是否会熄火，这是一个问题。

探書店

蒲蒲兰绘本馆：

孩子在这里爱上阅读

□ 余 颖

在北京建外SOHO13号楼里，隐藏着蒲蒲兰绘本馆。店小名气大，它已多次被评为“世界上最美的图书馆”之一。

周末的早上，我带着孩子找到这里。推开玻璃门，眼前是一个五彩的、圆圆的小世界。这里的书架是圆弧形的，满满的书从地上一直铺到天花板，一个孩子取下一本书，就地坐下看起来；这里的阅读区是圆形的，漏斗般的地面铺着彩虹色的地毯，一个金发小姑娘正光着脚在上面跑来跑去；这里的窗户是圆形的，窗边高高的木台阶上，一位母亲正倚着靠垫，搂着孩子，轻声给他讲故事。我们也不自觉地放低声音，踮起脚尖，生怕打破了这份安静。

店员桃子已经在蒲蒲兰工作了8年，看着蒲蒲兰从惨淡经营到实现盈利，现在每个星期都会发展几十个新会员。“最困难的时候，我也从未对蒲蒲兰失去信心。”桃子一边整理着书籍，一边轻声说，“因为不会有几家书店像我们一样用心做儿童阅读。”

“看！”她用手指在空中划了一圈，告诉我，整个书店是日本设计师特意根据孩子的习惯、喜好设计的，例如，圆弧形的设计不容易碰伤好动的孩子；书架铺在地上，方便孩子们拿书；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窗边座位特意与外墙玻璃隔开距离，就怕冬天太凉；店里白色为主、辅以彩色圆形、线条装饰的风格也是投“娃”所好，希望小朋友们把这里当成乐园。

桃子的信心更来自蒲蒲兰的专业。“蒲蒲兰”其实就是日本著名少儿出版社白杨社的音译。这家书店还设有一个编辑出版团队，店里销售的很多书籍都是自己翻译出版的。

我拿起一本《跟水果捉迷藏》，上面就印着蒲蒲兰译。翻开书页，先看到一片红色，下一页上有个大洞，写着“什么东西甜甜的、脆脆的？”翻过来一看，那个大洞框出了一个红苹果，头上还顶着一片绿叶。一个大苹果出现啦！1岁多的女儿乐得咯咯笑，自己捧着书就翻起来。

“店里的书随便看，没有打开的可以自己打开。”桃子又找出同一系列的几本书递给我。这些书大都来自国外，设计特别，不要说小朋友，就是大人看了也觉得新奇。店里也有少量“国产”的儿童读物，我就翻到一本《北冥有鱼》和一套《京剧猫》。据介绍，目前店里有2000多种儿童读物，许多家长会特意带着孩子过来选购。在店里我遇到了一位李女士，她带着孩子来，指名要买《丛林假日》和《海滩假日》。“因为要带孩子出国旅行，想先让他熟悉一下这些景点。”李女士说。

现在，蒲蒲兰已成为京城父母圈里口耳相传的儿童阅读乐园。这里每周六会在一楼活动室举办小豆豆艺术课，还不定期举办父母沙龙，邀请育儿专家等来跟父母面对面交流。话说回来，这么好的氛围，这么多书，谁不想多来几趟呢？来了，谁又能忍住不买几本书呢？

在这购书没有折扣，但临走时我还是高兴地买了几本。好在桃子说，“办张会员卡吧，积分可以抵现金哦。”那就办上卡，下周再见吧！

新书推介

多一点“粮心”

□ 陈锡文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我国粮食已经实现了“九连增”，但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粮食进口也在逐年增长，而且进口的增幅高于国内粮食产量的增幅。显然，我国农业现代化正处于挑战与机遇同在的十字路口。越是在这个时候越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越需要全社会对“三农”问题有一个系统的了解，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一日三餐，人人需要，这是铁律。因此，用刘奇同志的话说，全社会都应多一点“粮心”。我想，所谓“多一点粮心”，就是多一些对“三农”的关心、关爱和关注。

说起“三农”，很多人都可以道出个一二三来。社会上针对“三农”问题的各种议论频发，诸多观点纷呈，其中确有不少真知灼见。这是大好事，说明“三农”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勿容置疑，许多问题都需要集思广益、认真研究探讨，比如确保粮食安全的措施、土地制度的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农民合作组织的发育、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城乡一体化发展等等。但有些问题是来不得半点含糊的，比如，在高速推进城镇化的当下，一种“离农越远，离现代化就越近”的观点在一些地方滋生，似乎城市才是文明的代表，农村是反文明的代表。有的同志在思想认识和工作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这个思路考虑问题、设计制度、制定措施，因此在有些地方出现了城市日新月异、农村面貌依旧的现象。实际上，农业文明是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并行不悖的一种文明形态，它们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关系。没有农业文明，一切文明都将是空中楼阁。我国在实现“四化”同步发展的过程中，关键是农业这条短腿跟不上，不把这条短腿加长，“四化”就无法同步。而要加长这条短腿，必须推进“三体共化”，即作为本体的农业、作为主体的农民和作为载体的农村共同现代化，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刘奇同志的又一新著《中国三农“危”与“机”》，秉承了他的一贯文风，以其独到的视角、独特的思考，围绕人们当前普遍关心的“三农”方面最热门的话题，较为系统、全面地进行释困辩难、解惑答疑，提出的问题很有现实性、针对性，给出的对策也很有合理性、可操作性，且思辨深刻，视野开阔，观点鲜明，语言鲜活，可读性强。该书对当前“三农”领域的重大问题基本都有所涉猎、有所解析。通观全书，看似每文独立成篇，但却构成上下贯通、相互呼应、浑然一体的内在逻辑体系。我相信，不管是“三农”领域的理论工作者、实践者，还是有心关注“三农”问题的社会各界，读后都会有所收获、有所启迪。

（本文是作者为刘奇同志新著《中国三农“危”与“机”》所作的序言。该书已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发行。）